

沉痛悼念我的恩师-韩老师

昨天晚上得知恩师韩老师突然离世的消息，如同晴天霹雳，晚上侧转反侧，一夜无眠，到现在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。恩师的音容，和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渐渐浮现出来……

我是 2002 年第一次和恩师交往，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。当时我还是一个研三的学生，做的是有机催化方向，对理论计算很有兴趣，但我对理论模拟一窍不通。韩老师是理论计算大家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恩老师写了一封书信，诉说了我的研究困境和对理论爱好。心里暗想，韩老师那么忙，怎么会有时间理会我的问题呢！意想不到的，两周之后，竟然收到韩老师的回信，在信中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，并对我的想法大加赞赏和鼓励。恩师的回信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激励，让我能信心百倍的开始我的理论化学的研究之路。之后我们有很多书信往来，每次老师都及时地给我回信并详细的回答我的问题。每次书信来往，都给我这个理论小白极大的鼓励和帮助。

2003 年春天，博士考试第一次和恩师见面。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的情景：老师穿着白色的运动鞋和蓝色的运动服，看上去活力四射、精神抖擞，亲自带我参观实验室，为我讲解实验室的研究方向。我们边走边聊，从我的个人情况，到家庭，再到科研。当韩老师得知我大学是专科时并没有嫌弃我，而是给予更多的鼓励，并举出很多专科生再科研上做的很成功的例子，说专科生一样能做好研究，并可能做的更好。这极大的给予我科研的信心，这种信心从读博士到现在一直在影响我。老师的这种平易近人、拉家常式的教育模式也一直影响着我，也是我现在和自己学生交流时经常用的一种范式。

2003 年秋季博士入学，由于我的相关基础知识比较差，老师建议我可以提前进组。我对量子化学和反应动力学的知识一知半解，理解不透，经常去当面请教恩师，恩师总是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解，让我这个理论小白慢慢上道。为了结合我的背景，恩师给我定的研究课题：有机催化机理的研究。1101 课题组的气氛融洽，能在这个环境下做研究实属幸运和快事。这与老师的为人和特征是分不开的。在读博期间，我从来没看见老师对学生发过脾气，即使批评学生也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娓娓道来，让我们这些学生心服口服。韩老师一有空就会去学生自习室和我们聊天，询问科研进展，从科研到人生，无所不及。这种交流模式对我们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，能对我们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的指导和帮助。恩师的这种言传身教的模式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我现在不也是用这种模式去指导学生和学生交流的么？

大连读博的三年是充实而愉快的。在恩师的指导下，我得以顺利的毕业。我也从理论小白真正进入了计算化学领域。这其中凝结着恩师的大量心血。老师不仅仅我科研的领路人，把我引入科研的殿堂，教给我科研的方法，让我领略到了做科研的乐趣；而且教给我做人之道，从恩师身上我们学到了睿智、正直、大度平易近人及对科学研究心无杂念的追求。记得博士毕业时离开大连，和恩师进行

了一次长谈,他告诉我以后做科研要注意的问题,特别是一定要做有特色的研究,不要做跟风式的科研。就像父母对远行的儿女的嘱托,永远割舍不了那份“亲情”。

从国外回到南昌大学,开始组建自己的课题组,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研究方向的选择,这个过程中,恩师同样给我巨大的指导和帮助,我经常一有问题就打电话向恩师请教,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给我讲解和给我好的建议,也就是在恩师的建议下走上了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研究之路,我想这里面和恩师的教导是分不开的。我也永远会铭记恩师对我的教导,做有特色的研究,不做跟风式的研究。

天渐渐的放亮,窗外的空气阴冷而潮湿,由于疫情只能蜗居在家。突然记得,我和恩师的第一次见面就在 2003 年的疫情期间,而 2020 的疫情让我已经差不多三年没见过恩师(疫情之前我们每年基本每年都会见 1-2 次,2016 年更是三次之多,我来南昌工作后,恩师也来看过我三次),我和恩师最后一次通话就在 9 天前——3 月 9 日。聊的话题同样是研究,并告诉他最近接受了比较有意义的工作,恩师恭喜之外,同样是鼓励,鼓励我申报国家级人才项目。没想到恩师这么快就离我们而去……。



由于疫情,只能蜗居在家,连见恩师的最后一面都难于成行,只能把悲痛和哀思寄于心头,写完该文,已是泪目两行,只能继承恩师遗志,不忘恩师的谆谆教导与嘱托,以平淡之心做好自己的研究,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。

谨以此文,悼念我敬爱恩师,寄托学生的哀思!愿恩师一路走好!

学生:王红明

2022 年 3 月 18 日